

不觉间,窗外已是暮色笼罩。楼道里不见匆匆而过的人影,突然变得安静起来。车从单位驶出,大街上火光阑珊,行人和车辆不多。此时本该是下班高峰时段,可往日的拥堵消失了,一下显得空旷和清静。我知道,许多人都已出城了。往常这个时候,街上张灯结彩,能看到匆匆忙忙办年货的人流,而我也在回家乡的路上,或早已在家帮母亲宰鸡杀鱼,生炉烧菜,准备过年的食物。而眼前寂静无声,只有电台里不停地播放《新年好》乐曲和刘德华唱的《恭喜发财》。蓦地,心中浮起一种空落落的茫然,像航行于海上,失去了方向,不知何地是归处。

春节是召唤游子回归的日子。曾经每年我也挤在这春运大军中,为了过年团聚,哪怕路途最遥远、最艰难,也要急急地往家赶,千辛万苦在所不惜。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天上地下交通工具五花八门,远行唯有火车,因此常常一票难求。记得入伍第一次回家探亲,从内蒙古坐车到北京,在火车站排了半天队,才签到票,却没有座位。晚上上车后,车厢里挤满了人,有的钻到了坐席下,于是只好站在过道上,这一站就是整整一个晚上。尽管一路艰辛,但对回家的渴望抵消了一切,始终精神抖擞。下午到上海后再次签票转车,我乘坐的,是夜行列车,到家乡时天蒙蒙亮。近乡情怯。晨

曦中,车窗外现出了一条条细细的河流、绿色的田野和粉墙黛瓦以及远处起伏的山峦,当这些熟悉的景象,时隔多年后再次展现在眼前,顿时心潮澎湃。到站后,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越剧唱腔,又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那位胖战士随部队至家乡河边,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捧起喝一口,甜滋滋地说:“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家,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所以回家总是兴奋的。因为能与父母家人团聚,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把别离的相思和牵挂全凝聚在回家路上。每次回家前,我都要准备一番,除了早早地买车票,就是上街给家人选购物品。虽然,那时积蓄不多,刚当兵时每月只有6元的津贴,往往倾囊而出,但这样的付出却是心之愉悦,揉进了自己对家的向往和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我曾在北京王府井给父亲买过一条毛裤和给母亲买过一双柔软的棉鞋,他们穿后都感合适,穿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提干,我回家的次数更多了。不管多么忙碌,只要能回家,总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一扫心中的疲惫。有回到军部开会,开完会已是大年廿八了,望着屋外纷纷扬扬的大雪,

一起参会的领导似乎看出了我思家的心情,便对我说:“这些日子辛苦了,给你一周假,回家过春节!”我立时喜出望外,连夜启程,一路南下。当赶到家乡时,正是大年三十吃年夜饭的时候,街上华灯初上,夜空中不断有焰火升起,远处传来鞭炮声,我仿佛已闻到了家家户户飘出的饭菜香。此刻,我大步流星,心是如此急切,又是那么激动。当拎着提包推开家门时,围桌在吃年夜饭的家人们一下惊呆了,他们为我的暮然而至欣喜不已。因为我曾告知这个春节不回家,那时没有手机,无法及时告知,因此大家毫无思想准备。不过这意外的惊喜给节日团圆更增添了喜剧效果,母亲高兴地抹起了眼泪,当即给我添碗加筷,共享合家欢乐。

回家

陈德平



己亥大吉祥

陈茗屋 作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车窗外夜色更浓了,电台里又响起了《常回家看看》的歌曲。有人等有人盼,才是家;父母在,家才是真正的归宿。如今父母不在了,一切似乎都那么轻易就逝去了,回家于我变成了虚幻。唯有对曾经一次次回家的幸福记忆,唤起藏匿在心灵深处的家的味道。

想起军营过春节

郭树清

春节,往往是人们心中最好的回忆,也必将留存于记忆之中。每逢新春佳节,合家团圆之际,我的思绪再次飞向那片神奇而遥远的千里之外——北国海疆军营。春节,作为军人是为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而尽责的时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远离家乡崇明,来到黄海岸前哨的海军部队工作生活了整整23年。23年来,我曾在舰艇部队、观通部

队和工程部队工作过,23年的春节几乎都是在军营度过的。而我和战友们团聚的时候,家中只剩下爱人和儿子两人过年。

1969年冬,自入伍后先是分配在舰艇上,直至担任舰副政委,整整在舰艇部队工作生活了13年。那时,每逢春节,都要出海执行战备任务,一般情况下,都是年三十到海上巡逻至年初三或年初五返回军港码头。海上生活虽说单调枯燥,但全舰100多名官兵总是想方设法,因地制宜把春节海上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尽管那个年代在海上收看不到电视节目,但官兵中有着众多的表演天赋,他们就取材,根据发生在官兵身边的人和事,自编自导自演喜闻乐见的节目,有说唱、歌舞、相声、独脚戏、家乡小调

冬天有雪,这是我喜欢这个季节最为重要的理由。江南很少下雪,若是有雪,久居都市的人们便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欢腾起来;会把飘落的雪花捧在手心,看着它融化成水滴,会在朋友圈里发大雪飘飘的视频;又或相约去某地拍雪景、堆雪人、打雪仗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雪终于飘落到江南,在乡间田野,在山麓村庄,在城市街衢,在公园绿地等堆出一道北国风景,把天地染成淡远的水墨境地。看地上的积雪,像是铺上了一层白色的绒毡,两只脚踩上去沙沙响,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在雪地,踏出了装饰的图案;雪积在树叶,团团簇簇像是开满一树白花,我想起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古人的观察、想象和诗性的表达,至今仍有魅力。不知道是今天的满树雪花撞到了古诗,还是昔日的古诗句点开了心扉?花园里的腊梅是顶着寒风绽放的,当其与飞雪之交,和雪花喃喃细语时,展示出的是一幅疏影横斜,赏心三两枝的中国画。雪飘落悠悠,静幽之境界浑然而出;腊梅傲雪凌风,淡远之清香沁人心脾。

雪落房顶又是一派美翻了的景象。白雪把原本屋顶的颜色覆盖了,眼前一片白恍惚又苍茫,倚依平远的鳞次栉比;俯瞰高楼顶层的积雪,把参差不齐的白色撒在了城市的视野。城市里雪是有色彩调性的,大雪纷飞,使建筑本身所有的颜色都在白色的规统下,变得高雅起来。美有时很难解释,模糊不清的却有美感,半遮半掩会产生韵味,齐而不齐、不齐而齐中含着美意。或许,这些都是美学所说的“朦胧美”、“残缺美”等等,或许,美在自然的形式之中,而模糊与清晰、避与开、不齐与齐,正是自然界的一种形式。

等,那五湖四海、各地方言、九腔十八调,格外热闹,尽情展现各自的激情和才华,欢声笑语溢满全舰。另外,官兵们还利用舰上办的油印《浪花报》组织全舰官兵写稿、投稿,除了将稿件在小报上刊登之外,还在全舰进行广播,活跃海上生活。那一方图文并茂,贴近官兵,贴近生活的小报,内容包括故事、散文、诗歌、评论、过年习俗等,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大家纷纷写稿、投稿的热情;那悠扬动听的乐曲和声情并茂的广播,拨动着官兵们的心弦,架起了一座与官兵之间心灵共鸣的

雪

黄阿忠

草甸原野,必得大道至简之意。我想起有一次去黄山看雪,那时交通不便,等赶到时已是满目萧然的残雪。及上山而望,遥岑远目,稀稀疏疏的积雪倾覆山崖,松、石有的被雪盖住,有的裸露在外藏不尽,残雪满目阅人间苍茫,透出一路我们想不到的美。游走山顶石路,环顾四围,景物疏密相间,灌木丛生处堆积白雪,是密;群峰玉琼间虚蒙一片,是疏。残雪消融后留存峰峦山道,因地貌的高低不同和杂树的聚散,产生疏密所呈现的美,恐怕在城市中很难看到。

那年秋冬相交之季去日本北海道,遇上了札幌、小樽的初雪。早上起来,白雪皑皑,天地一片茫茫,静寂无声,宛如童话世界,雪去掉了所有多余的东西,我感受到自然和心情相融的澄澈。往山里走,踩上松软的雪,愉悦之情油然而生;积雪很厚,让你体会到冬的质感。土坡厚厚的雪净化了枯枝残叶,冰凌幽旷的风韵清润了山麓雪野。几棵小树植于雪野,树干分枝是深色的,积雪是白色的,其黑、白对比产生了画面,其白多黑少,又构成了删繁就简的美学理论。雪,具有审美意义;雪,蕴含哲理大道。雪的审美在于它的诗性,在于晶莹清幽、弥漫达远;雪的悟道在于它的黑白对比,在于率真简逸、清欢至味。



雪落房顶又是一派美翻了的景象。

雪落房顶又是一派美翻了的景象。白雪把原本屋顶的颜色覆盖了,眼前一片白恍惚又苍茫,倚依平远的鳞次栉比;俯瞰高楼顶层的积雪,把参差不齐的白色撒在了城市的视野。城市里雪是有色彩调性的,大雪纷飞,使建筑本身所有的颜色都在白色的规统下,变得高雅起来。美有时很难解释,模糊不清的却有美感,半遮半掩会产生韵味,齐而不齐、不齐而齐中含着美意。或许,这些都是美学所说的“朦胧美”、“残缺美”等等,或许,美在自然的形式之中,而模糊与清晰、避与开、不齐与齐,正是自然界的一种形式。

岁末返乡吟

秦史秋

岁末又见粤地务工者驾机车携妻怀子返乡,据报载有远行至川贵者。闻之有感。

风雪兼程返故乡,机车十万似群翔①。雁无襟襟衣亲鸟,人有绵绸裹儿郎。辛苦年终增岁俸,送迎旗下热茶汤②。岭南急出驰川贵,赶在节前拜爹娘。

① 群翔,东汉班彪《北征赋》“雁豈豈以羣翔兮,鸚鵡鸣以啾啾。”② 时有志愿者于车行之途设茶摊以饮车驾。

桥梁,让大家欢欢乐乐地在海上过年。同时在海上,还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朝看红日冉冉升起,晚瞧夕阳融入大海,在这碧海蓝天里,有时还会看到三五成群的海鸥,围绕在军舰旁时而翻飞,时而滑翔,时而还会发出欢快的鸣叫声,让官兵们陶醉在这温柔无言却又震撼人心的美妙景色里,感受到过年的温馨,一切想家之念烟消云散。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担任观通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工程部队政委期间,每到过春节时,我都会下连队同战士们一起过年。由于部队驻守在高山海岛,或是偏僻的乡村,条件艰苦。但连队官兵们每逢过年时,除了自编自演和观看春节文艺晚会电视节目之外,还与驻地老乡开展共建活动,军民同台演出,一曲曲明快清澈的旋律和一个个惟妙惟肖的表演动作如春风拂面,沁人心脾,深受大家所称道。其次,还充分依靠和

利用当地的资源,自己动手,从海里打来螃蟹、鱼、虾等海产品,从连队的地里采摘来自己种的蔬菜和养的禽畜改善伙食。此时,袅袅炊烟中飘逸着缕缕鲜香,官兵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味佳肴,饭菜的鲜香与亲情、友情所包围、融化和凝聚在一起,军营里充满着喜悦,军营上空回荡着欢声笑语。

屈指数来,我已度过了无数次的春节,但我总忘不了的就是军营中的春节,那种官兵之间浓浓的亲情、友情的美好萦绕在心中,官兵们那种满腔热忱和无怨无悔的情怀,留存于记忆深处,在时光中凝成永恒的温馨……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诸事如意一帆风顺

丁申阳 书

过年,应该是一年中最为轻松自在的,所有的计划也是洋溢着面对未来跃跃欲试的热情,因此完全用不着刻意和蓄谋。但是,四年前的那个春节,对我们家而言,那是必须用心策划的。

过年之前,母亲才从医院回家,她看上去精神很好,但她私下里对我说,我知道自己的病情,我想我上半年就会走的。虽然我跟母亲说你放宽心,前面还有许多的日子呢,但医生的诊断让我很是揪心,尽管做了多次介入治疗,可母亲肝部的癌肿还是在扩大。我和妹妹们想,也许这真的是母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那我们一定要让她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人处的临时感和疏离感,因而无拘无束,更能凝聚和彰显无间的亲情。这次家宴由大妹夫掌勺,大妹妹和小妹妹打下手,后来,小妹妹也忍不住做了几道拿手菜。母亲坐在客厅里,我两个妹妹的小外孙们围着她跑啊,跳啊,她开心得不拢嘴,一个劲地关照说,当心,当心,别摔着了,爱之切切,她享受着这样的天伦之乐。

开席了,一道道菜不时地摆上桌来,事实上,我们知道母亲吃不了多少,但我们就是要这种连续不断的感受,听到母亲一次次地说“还有呀,还有呀”,我们特别高兴,是啊,我们多么期望母亲病愈的希望还有呀还有呀,她在这世上生活的日子还有呀还有呀,绵绵无尽。母亲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冬笋烩烤麸和黑木耳,大妹夫特意多放了些糖;母亲是常州人,口味偏甜,但她在患了糖尿病之后,非常克制地不再在烧菜时往里面搁糖了。母亲

尝了一口,笑着说,很好吃,甜津津的。我们大家都跟着她一起笑了,真是其乐融融。

吃完饭,我们让母亲睡了一个午觉,然后,全家大大小小,浩浩荡荡地向虹口东大名路北外滩进发。临出门时,我们问母亲是否需要轮椅,母亲想都没想,一口拒绝。她戴上了一顶簇新的绒线帽,这帽子五颜六色,缤纷的色彩煞是好看,因她以前戴的帽子都是素雅的一色,所以令人惊艳。

这时,太阳完全冲出了云层,阳光灿烂,天空蓝得几无尘埃。我们坐在江边,眺望对岸的江景,母亲一一指着:东方明珠塔、上海中心、金茂大厦、环球金融大厦、国际会议中心……景致纷呈,唯美如斯。母亲的眼光往东投去,远处是杨浦大桥,她凝眸驻神,那是她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此时此刻,她的脑海里是不是随着江景拉开了人生记忆的大幕?我和母亲漫步在暖

和的冬阳下。见一艘豪华邮轮停靠在黄浦江边,我对母亲说,什么时候我们也去乘一回豪华邮轮出游。她说,医生当初判断我只有一年的生存期,可我已活了两年多了,这两年多里,我游山玩水,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我把好看的风光都看进心里了,所以我是真的心满意足。母亲告诉我,今天是年初一,她决定停止一天吃药、打针。我说对的,新年的头一天不能从药开始。母亲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活得没有生活质量,所以,我现在在争的就是质量,就是品质。我心想,我们策划的这样的过年应该是符合母亲的心意的。

后来,尚不到两个月,母亲溘然长逝,但因为她的生命中有过这样一个家人团聚、共赏风景的有品质的春节,所以我们感到一丝的宽慰。

十日谈

过有品质的年 责编:殷健灵

记忆中最好的年是在一个小山村里度过的。

